

安大略湖畔

By Lake Ontario

余曦◎著

作家出版社

Casuarina Cove

安大略湖畔

By Lake
Ontario

余曦◎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大略湖畔/余曦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2
ISBN 7-5063-3162-4

I. 安… II. 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6664 号

安大略湖畔

作者: 余 曦

责任编辑: 潘 婧

装帧设计: 03 工舍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字数: 260 千

印张: 8.75

插页: 2

印数: 001-6000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162-4

定价: 1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步出列克星顿公寓电梯的时候，穆求思又抬起头来看了一眼电梯之间墙上铝合金框里的会议通知。

会议通知系以英语写作，此处只得照录。

Notice to All Residents

Feb. 24

Re: Election

Please be advised that the first general meeting of MTCC2448 is to be held at 2:00pm Sunday, March 6. At the meeting, board members of the building will be elected.

将通知翻译过来，那就是：

给全体居民的通知

多伦多市公寓第 2448 号公司第一次全体业主大会，将在三月六日星期天下午二时举行，在该次大会上，将选举产生本大楼新的董事局。

穆求思走过铺着印花大地毯的过道，两边的墙壁上悬挂着仿古名画，走进大厅时，眼前顿时一亮，大厅的西、南两侧全部是擦拭得明晃晃的落地玻璃长窗，将外面绿油油的草地、茂盛的大树和蓝天白云，尽数收了进来。

坐在门口警卫台后面的保安，一个中年金发白人女子，微笑着向他打招呼，“Good afternoon.(下午好。)”他没有准备，慌忙间对她点点头。

他的思路还停留在那张英语的会议通知上，心想官方语言就是官方语言，公寓里虽然华人这么多，也没有办法另出一份中文通知啊。他摇摇头，随即看一下腕间的手表，已经一点五十分了，不由紧走几步，推开玻璃落地门，迅疾走出列克星顿公寓。

一股清新的冷风扑面而来，他意识到，在他前后左右出门的，都是衣着花花绿绿、色彩斑斓的西人男女，心里不免感到一阵纳闷，公寓里平常似乎没有看到这么多外国人啊。

他突然有些后悔，自己取消了一次本来可能赚钱的约会而参加这次居民大会是否值得？

这里濒临安大略湖。列克星顿公寓南向和东、西两侧的居民，都可以从窗户或阳台上，看到碧波万顷的大湖。清晨，太阳刚刚脱出湖面，立刻给本来灰蒙蒙的湖面撒上了一层金光，海鸥成群地在湖滨滑翔，野鸭在湖边巡弋觅食，清冽的空气好像要浸入肺腑，使在湖边悠闲散步或匆匆赶路的人们，顿时感觉到生活的美好。

安大略湖边的清风，一年四季，即使是酷暑难当的夏日，都带着一股沁人心脾的凉意，足以令人从尘世的浮躁中定下神来。

公寓立在央街（Yonge Street）的南端尽头，央街不仅在多伦多、即使在加拿大也颇负盛名，据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马路。它起自多伦多南端的安大略湖，一路北上，长驱直入，绵延一万公里，一直北上至安省中部的原始森林。

从大湖起步的这一段央街，堪称林荫大道，因为不但马路两边大树林立，而且马路中央的隔离带也种着枝叶清秀的小树和植盖着绿茵茵的草皮。早春天气，树脚下还积聚着些许残存的白雪，风依旧硬朗，但阳光已经明亮起来，空气中流动着春的气息。

正快步行走的穆求思，年近四十，长着一张四方脸，鼻梁端正，双目依然透亮，但边上已经可以见到微细的皱纹；他中等偏上的身材，因为体格略瘦，仍未见发福的迹像，令他的外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轻；他手指细长，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举手投足之间，温文尔雅，处处显示出读书人的气质。

他走进会场的时候，选举大会还没有开始，但是会场里已经有许多人了。

这是湖滨社区中心属下的一个俱乐部，全部用木板制成；外表虽不起眼，里面则整洁而又宽敞，列克星顿公寓的居民大会借在二楼的礼堂召开。

穆求思一眼就发现，与他出门时的感觉相似，场内以西人为主，想到自己推掉客户可能遭致的损失，不由有些感慨，大楼中进进出出多见华人，可是临到开会选举董事局，怎么到会都是西人？

西人居民一律穿戴整齐，虽然都是休闲服装，但衣料讲究，色彩搭配也很得体。他们中有的是老年夫妻，也有父母和自己成年的子女一起来的；还有一对白人夫妇，妻子已经怀孕，肚子小有隆起，丈夫小心翼翼地陪伴在侧。穆求思想到自己周围的几户邻居，一个南韩妇女，一个香港家庭，都不曾看见，眼光一扫，却看到一个楼道里的白人邻居安娜，她穿一件奶黄色的羊毛大衣，脖子上束一条大红底碎花围巾，显得十分典雅，她和另外一个白人老太婆坐在一起，絮絮而谈。

看到眼前的情形，穆求思感到一阵强烈的孤单感。他谁也不认识，和谁去说话呢。

他抑制住自己的惊慌，定神往周围打量，边上站着一个身材高挑的亚洲女人，也在张望。

“Hello!”他主动向她打招呼。

她也回敬他一句，“Hello!”

他从口音上觉察出她是个大陆移民了，但为保险起见，仍用英语问，“Do you speak mandarin? (你说普通话吗?)”

“Yes.(是的。)”

他立刻觉察出她的南方口音，于是改成普通话说，“你从哪里来？”怕人家觉得不礼貌，又补充一句，“我从上海来。”

“噢，你是上海人。”她直接用上海话回答。

上海人天涯海角不期而遇，通常没有老乡见老乡那份欣喜和亲切，不过在此刻这样的场合，两人都无法掩饰突如其来感到的轻松。简短地交谈之下，穆求思知道了她叫姜梅英，在香港呆过，也是三四年前一家移民到多伦多。

她快人快语地说，“我们楼里到处可见中国人，可是今天开会了，来的人这么少！”

“楼里中国人真的很多吗？”他有些无奈地问。

“当然，照我的估计，基本上在一半以上。”



她又告诉他，这么多中国人到这儿买房子，主要看中这里是名校区。
“名校区？”他仿佛记得房产经纪人跟他说过，因为自己的儿子在资优班里就读，也就没有在意。

“是啊。我们附近的亨利坎贝尔中学非常有名的哦。”她又说自己的儿子就在这所中学念书。

加拿大人直到今天也没有名校的概念，只是先来的香港人和后来的大陆人引进了名校区的说法，房产发展商马上利用，房产经纪也一并沾光。穆求思很快发现，姜梅英是那种虽没读过多少书，但很明事理的人。

穆求思此刻心情已经比较稳定，四周打量，才发现在边上的一张长条桌上安放着咖啡壶和一大盘饼干，心头便有些痒痒的；很想马上过去冲上一杯咖啡，吃几片饼干，可是现场中国人很少，他怕引人注目，吃不准自己冲咖啡、吃饼干的仪态得当与否。

正在犹豫之间，他突然感觉到有人看着他，转眼望去，一个高大的男子在向他微笑。那人的皮肤黑黑的，眉眼间颇见沉着，那种笑容令穆求思感到熟识和亲切，他连试探也没有，直接用普通话打招呼：“你好。”“你好！”对方赶紧回答。

两人当下见了，这铁塔也似的汉子叫刘有道，南京人，从美国移居加拿大；穆求思一米七二的身架，和刘有道说话，还需微仰起脖子。

说过几句闲话，刘有道微笑着道：“在加拿大，谁最欢迎中国人？”又自答：“银行。”

穆求思心里说声是的，多伦多几家大银行，除了英语，只开一条非官方语言的热线，那就是汉语，而且还很道地，分两种：粤语和国语。

这也不过是几年的工夫，他一九九六年移民到加拿大时，普通西人说到中文（Chinese），指的就是广东话。

此时穆求思并不明白刘有道说这话的意思，只听他又道：“什么人对中国人最不在乎？”“谁？”穆求思不免更觉如堕入云里雾中。“政客。因为中国人不大投票。”

穆求思这才悟出他的本意，不由发出会心的一笑；这时他看见刘有道手里拿着几张纸，不知究竟是什么，便向刘有道发问。刘有道说：“这是人家放在我家门口的，你没收到吗，打算竞选董事局的啊。”

穆求思接过头中看时，方知本楼中已有人有备而来，事先将个人

履历准备了，他将这些履历翻了一遍，共四个人，从他们的姓名看，一望而知，都是西人，他的心头不免一沉。

转了一圈，他又碰到一对华人夫妇，为妻的挺着个大肚子，蹒跚而行，清秀硕长的先生则陪侍在侧，穆求思心头不禁有些感动，向他们笑笑，不知该用英语还是汉语跟他们打招呼，正在犹豫之间，那女的已经开口，“你好！”竟是标准的国语，“怎么，来参加board(董事局)的选举？”她的嗓音响亮，中气十足，一点没有大腹便便不胜虚弱之感，倒是一派热情洋溢的样子。

“是啊。”穆求思连忙回答。又看了男的一眼，“你们也抽空来看看？”

那男子对穆求思点点头，可以看出他不是喜欢多讲话的人。

“我叫爱丽丝，回头见。”双方擦肩而过，大肚子女人仍未忘记自我介绍。

他原来的惊惶此时已经褪尽，于是找地方打算坐下，突然，他看见一个清丽可人的华人女子。她二十七八岁的年龄，身材虽不高，但非常匀称；瓜子脸，一对细长的眼睛，虽然不大却略往上翘起，配着梳理整齐的披肩黑发，是他最熟悉的那种带点温柔、带点腼腆，又大方得体的大陆知识女性的神采，可是她却在几个西人的包围之中，不知谈到什么话题，谈兴正浓。

穆求思通常不是好色之人，此时却突然暴发出难以抑制的妒嫉心，他走过去想听清他们正在谈论什么，一眼瞥见围在她周围的西人男子那种目不转睛的神态，不免令他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恨不能将这女同胞一把拉出人群。不过他很快平息了自己的怒气。

喇叭里传来说话声：“Ladies and gentlemen……(女士们先生们……)”会议开始了。穆求思乘势就在附近的椅子上坐下。

一开始是建筑商代表讲话，她口才伶俐，说感谢各位购房，现在发展商的任务已经完成，按照法律规定，要帮助各位选出你们自己的董事局，云云。

穆求思坐在那里虽然听着女西人的讲话，心里仍在惦念方才看到的同胞女子，正想找一下如今她落座何处，突然被人在肩上轻拍了一下，回过头来，大出意外，眼前竟然就是那个年轻女子，刚才还是远在天边，此刻却已近在眼前，他还在思忖该用何种语言和她说话，她



却亲切地一笑，操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你好，我们提你的名好吗？”

“提我的名？”

“提名参加董事局的竞选啊，现在已有四个候选人，可是一个华人也没有。”

穆求思马上想到自己的客串身份，平日紧张的生活日程，怎么可能参加什么董事局？可是，面对这样一个温柔可人的同胞女子，他实在无法吐出一个“不”字，时间紧迫，只能义无反顾地点一下头，“好的。”

那女子愉快地一笑，表示谢意，问了穆求思的姓名等事，正回头要走，穆求思赶紧问道，“请问你的名字？”

“林莺。”她大方地说。

林莺施施然离去了，穆求思原来闲散的心情却即刻绷紧起来，血液循环加快；虽然他关心这场选举，可并不打算参加竞选。他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这时选举提名开始。提一名候选人需有两人进行：一个提名，另一个附议。此时场内提名声此起彼伏。

“I nominate Tom Robert, my name is David Hublut, unit 1720.”（我提汤姆·罗伯特，我叫大卫，住1720单位。）一个西人站了起来。

“Who is second?(哪位附议?)”

“I second, Suzanna, living at unit 804.(我来附议。苏珊娜，804单位。)”说话的女子就在座中响应。

.....

一连串名字报出来之后，场内暂时沉寂下来。

“Anyone else? (还有人提名吗?)”主持会议的女人问道。

“I nominate Qiusi Mu, this is Ying lin, the owner of unit 1802. (我提穆求思，我是林莺，1802单位的业主。)”

穆求思听到林莺的声音，她的口齿清楚，不过声音稍微轻了一点。

“I second.(我附议。)”是老刘中气颇足的声音。

“Mr.Qiusi Mu?(穆求思先生吗?)”主持人显然难以适应如此短促音节的名姓，重复了一遍林莺的发音。

“Yes, Mr.Qiusi Mu.(是的，穆求思先生。)”林莺肯定道，说

罢，她的眼光投向穆求思坐的方向，穆求思迎着她的目光，颌首示意。

这时，第一个被提名的候选人，罗伯特，上台发言了。

穆求思这才领会，原来候选人都要作一番演说的呀。他顿时大汗淋漓。用英语演讲？连个草稿也没有，语法错误，发音问题，这一切，可怎么好？

他暗暗叫苦，林莺啊，你出的好主意。

四十开外的罗伯特，穿一套深灰色的西装，打一条紫色的领带，在麦克风前一站，显得既严肃又潇洒；今天几乎所有人都是休闲装束，唯独他西装革履，一本正经，显出对竞选的重视和决心。他说一口本地英语，音色醇厚，态度亲切中带点幽默，一个风华正茂的中年白人男子，正是西方社会那等主力中坚。

他开头说了个穆求思没有听明白的笑话，这是西人的习惯，台下一片笑声，接下来他表示自己有过在建筑和大楼方面的经验，现在又在做自己的生意，可以在家办公，因此有条件进入董事局为大家服务。

这时刘有道过来将竞选人的材料塞给穆求思，示意他翻看，以作发言时的参考，穆求思向他点点头，表示感谢，心里泛起一阵暖意，觉得有了后盾似的。

罗伯特发言毕，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又有几个人上台发言，穆求思凝神细听时，多半是因袭罗伯特的发言架构，他心里渐渐地有了些底。

该轮到穆求思发言了，他大步走上主席台，沉着地开言道：“This is Qiusi Mu, the owner of unit 1609.(我是1609单位的房主，我的名字叫穆求思。)”

他停顿了一瞬，心跳如雷，却仍清楚无误地注意到自己没有如习惯地自称“鲍尔穆”，而是把穆求思三个字念得清楚明白一些，顿时，自信心开始勃勃地往上升了。

原来穆求思初到加拿大时，参加一个政府资助的找工作学习班，那教师教导如何对付面试一节时，其中一项便是名字的短长问题，她说加人的名字一般有多个音节，如果碰到谁的名字难读如，对不起，她对穆求思说，难读如“穆求思”三个字，肯定让招工的人生出疑惑，则申请人的成功几率就要打折扣了。

穆求思当时听那老师的评论时，满面燥热，无言以对。因为女老



师所言正是他当日的现实遭遇，有事与西人打交道需自报家门时，人家多半听不明白，常会皱起眉头多问一声，逢到这种情形，穆求思就无法摆脱自惭形秽之感。因此赶紧入乡随俗，起了个西名鲍尔。但是，随着移民生涯的推移，他发现加拿大人最擅长的事情之一便是声张自己的权利，联想到自己，穆求思三字虽然发音短促，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姓，爹妈起的名，音节长短，干卿底事。他久已有志，要用回自己的本名，不料今天在一个特殊的场合，突然豪气喷薄。

他望台下瞄了一眼，满屋子蓝、灰、棕和黑色的眼珠，都盯着他，使他不由得起了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的感觉。

实在因为罗伯特的演讲太完美无缺了，才令他一度所起的自卑反而减轻了。你是本地人，英语自然流利；我是外地人，英语虽然不及于你，但列克星顿里现在就有一大批中国移民住着，难道不是我的优势吗？他把刚才准备的一番言语全部搁到一旁，采用最新涌到脑际的思路。

他说，在列克星顿里住着许多华人，来自中港台的华人，虽然大部分华裔居民今天都没有参加会议，但他们对大楼的情况仍非常关心，而他们当中有的人也许英语程度有限，如果大厦董事局里没有像他这样兼通英语和汉语的人，则这些华裔居民的意愿就难以表达，而他们对大厦事务的参与也更成问题。

他尽量避免讲复杂的句子，尽量使用基本的句型和简单常用的单词，不追求美文，只求达意。他虽然身材不高，但是开出口来，嗓音洪亮，态度沉着，越说越有气势，在他平静的外表下涌动起一股激情的暗流，吸引了全场的注意力，“Give me an opportunity, and I will ser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and soul. (给我一个机会，我将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他用一句有力的话语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全场响起了一片掌声，和刚才为罗伯特鼓掌的热烈程度不相上下。

穆求思摸了一把脑门，汗津津的，心情感到宁静而舒畅。

接着是人们向他提问。有人问他做什么工作？到加拿大多少年了？以前有过类似的经历吗？等等；可以看的出，西人业主们对这个中国移民的兴趣也开始浓厚起来，提问相当踊跃，他均一一作答；然后学其他候选人那样，站到主席台的后侧。

最后是众人投票选举，从八名候选人中选出五名董事局成员。穆

求思本来并没有抱什么希望，谁知建筑商代表、那个女西人公布投票结果，报到得票第四人时，正是“穆求思”先生，他立刻领悟到自己当选了！

一阵极度舒畅的感觉在体内弥漫开来，他仍然不敢相信投票结果，不敢相信自己会在西人为主的大会上告捷，他的眼睛往台下不停地寻找什么，突然，看到林莺向他走来，林莺满脸笑容，语调又亲切又知己，还带点撒娇的意味：“祝贺你啊，穆求思，你刚才说得真好！”

“谢谢你。”穆求思心花怒放，这时他一眼瞥见罗伯特在他面前走过，他记得罗伯特是五个人当中票数最高的一个，乘着旗开得胜的余勇，一步趋前，向罗伯特伸出手来，“Congradulations, Robert! (罗伯特，祝贺你！)”

在穆求思来说，这是颇为西式的作派，他期待的是和罗伯特、两个胜利者之间一次长而有力的握手，没想到对方的手软绵绵的，漫不经心，穆求思用目光去捕捉他的眼睛，却看到他的一双淡漠的蓝眼睛正在扫视全场，好像在寻找什么人，也好像突然陷入沉思，不过有一点非常明确，罗伯特对他穆求思的祝贺全然没有放在心中。

穆求思一时感到非常尴尬，不知如何退出这个困境；不过这只是一瞬间的事，罗伯特随即应付了一句“Thanks (谢谢)”，抽回自己的手，走了。

穆求思不禁愣住了。

胜利的喜悦转瞬即逝，忧患意识遽然蹿上心头。他心里暗叹，今天的玩笑开得大了，原本不过是来做个看客的，不意转变成了主角；而且这个大楼董事局今后究竟管些什么，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对自己的生活会带来哪些影响？统统都是未知之数。

从罗伯特的态度看，等待着他的绝非掌声和鲜花。

他正愣着，眉开眼笑的姜梅英走了过来，用上海话道，“哦哟，你的英语怎么这么好啦？真有水平，到底是读过书的，就是来势！很多外国人投你的票啊！”

她一开口就滔滔不绝，令穆求思不知回答哪句话为好，而且被她这么一说，他也不便将心里话显露出来，只得应付道：“主要还是托大楼里中国人多的福，今后还要靠大家扶助啊。”

“那当然，只要你一句话，我姜梅英别的不敢说，出点力总是有



的。”她爽气地说。

“哎，你们两个在讲什么地方的话啊，哎呀，是上海话啊，哦，你们是老乡？”略见发福、步履稳健的刘有道也是一脸高兴地走过来，说，“好了，这下我们中国人也有代表进入董事局了。小穆啊，你要为我们大家作主啊。”他转对穆求思，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道。

“啊呀，你都说到哪里去了。”穆求思被他的话激得差点跳了起来，“这不过是个尽义务的职位，没有多大关系的。”

“不，在北美，有的位置不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刘有道若有所思正色道。

“哦，真的吗。”穆求思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话，但觉得他的话似乎颇含分量。

三个人正在议论间，姜梅英猛地瞥见林莺脚步匆匆地往前行去，竟没有看到他们，赶紧叫道，“林莺，你走得这么急干什么，有事啊？”

正在疾速行走的林莺止了脚步，回头看到他们，停了下来，笑着说：“是你们啊，”她又转头看一眼穆求思说，“我已经祝贺过他了，今天的结果真不错。”

“这里面也有你的一份功劳。”穆求思说，又问道，“你怎么走得这么急，还有要事吗？”

“哦，”她抱歉地一笑，“我的孩子大概睡醒了，我要赶回去。”

她微笑的一瞬间，穆求思发现她非常秀美动人，他本来以为她是单身的，没想到她已经有了孩子，心里稍有点扫兴，嘴上却道：“那你快走吧。”

林莺刚离去，有个人在穆求思的肩膀上轻拍了一下，他赶紧一回头，见到一个留着两络浓浓八字胡的白人老头，和善地微笑着，向他伸出手来，“Congrudulation to you.(祝贺你。)”他的英语略有点含混，说话速度稍有点缓慢。

姜梅英必是感到这是一个练习英语的机会，立刻插上来，“How do you do?(你好。)”

“How do you do?(你们好。)”老头笑着说，八字胡也翘了起来，“Chinese?(中国人?)”

“Yes.(是啊。)”

“I am from Greek.(我是希腊人。)”

“噢，”穆求思觉得他的英语好像不太灵光，因问道，“How long

have you been in Canada? (到加拿大多久了?)”

老头举起右手，竖起三根手指。他的英语有颇重的口音，高高的鼻子，加上留着的胡子，看起来是个典型的欧洲人。

“Three years? (三年啊?)” 穆求思领悟道。

“呵呵呵，” 老头笑了起来，“Thirty years. (三十年啦。)”

“Oh, you have been a Canadian for long time. (噢，那你早就成了加拿大人了。)” 穆求思稍有点尴尬地说。

我是农民，农民，你们懂吗？这一辈子住的都是小洋房，在花园里种花种草，养狗养猫，现在老了，人家说应该住到公寓里来了。我们就搬进来啦。

那不错，我们都成邻居了。刘有道对老人点点头。

很高兴有你们这些邻居，老头非常真诚地说，又对穆求思道，我已经退休了，今后大厦董事局里有些什么事要做，你可以找我，我住在227单位。

早春的傍晚，一行人谈谈笑笑，朝列克星顿公寓走去。此刻，从大湖那边吹来的清风虽然还很凉很硬，但太阳已经变得亮堂堂起来，预示一个热闹喧哗无尽乐趣的夏天已经不远了。

二

穆求思入选为董事局成员，第一次开会，就感觉到罗伯特，以及董事局其他人等，其实基本上并没有把他放在心上。

走进列克星顿，迎面一个金碧辉煌的大堂，占地约六十平方米，当中一圈黑绒大沙发，周围挂着巨幅风景油画，显得庄重气派。入门处是一个保安值班台。除会议室，其它如宴会厅、管理公司办公室、健身房、垃圾房等，都设在一楼。

其实，当日穆求思本身也军无斗志，原来他已经向太太承诺，保证三个月内辞去董事局成员的头衔。

记得获选的那日下午，穆求思回到家中，心情不甚舒坦，他很想



将事件通报给妻子，暗藏的目的是也许她会出乎意料地给他一点支持，毕竟在一个老外为主的大会上，用英语发言，竞选成功，着实也有可喜可贺之处。他开言道，“喂，你猜猜看，今天会上发生了什么事？”

李云艳沉着脸说，“有什么事值得你这么高兴吗？”

他有些迟疑地说，“没有啊。”

“那有什么好猜的，你怎么像小孩一样。”

“哦，”他已经感觉到她的态度了，将心一横，说，“我当选为这幢公寓的董事局成员了，是居民大会选出来的！”

“这董事局，叫起来蛮好听，发工资吗？”她稍稍提了点精神，问道。

“这……”穆求思不得不据实以告，“纯粹是义务的。”说出这句话来以后，他的心虚空起来。

“哦哟，”她夸张地学着穆求思的口吻，“居民大会选出来的，伟大来，选出来干什么？义务劳动！”

他被她嘲讽的口吻弄得很不舒服，不过他们夫妇之间在这方面的逻辑是一致的，所以他无从发作出来。李云艳却越发来了劲，“你这一参加董事局，你那些客户怎么办？”

这其实也是他的痛处，他打算掉转话题，“哎呀，列克星顿里中国人很多，在董事局里有个代表也是好的嘛。”他转攻为守，全线撤退。

“好个屁！”李云艳的怒火开始升起来了，“你是世界上最蠢的蠢大！人家中国人连会都不去开，你倒好，浪费钞票去开会不算，还参加啥董事局！你简直发了神经！”

穆求思不禁苦笑起来，他完全退却了，只打算敷衍过去，“好了算了，我以后争取少开点会，让他们决定一切吧。”

“啥？你还准备做下去了？”李云艳益发大怒，“我告诉你，穆求思，马上去辞职！辞掉这个不值钱的工作！”

“这……”穆求思目瞪口呆起来，马上辞职？怎么辞？望着她因愤怒而扭曲的脸，他内心涌起一股绝望的情绪，好像不认识她了，一瞬间，林莺优雅的身姿浮现在他的面前，他暴怒了，“你才发神经了，难道我做什么事情都要你来管吗！”

他们夫妇当晚大战的结果，穆求思心服口服，彻底认输，答应三

个月后辞去董事局成员一职。

穆求思是个来自上海的医生，但是出国之后，就再也没有挂过听诊器。

他虽然并非不知道来到海外重操旧业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可是依然义无反顾地出国，并不是如一般人所推断的是为了发财，而是已经发了一注财。

那是在上海重开股票市场之际，政府发行股票认购证，当时人们对此疑虑重重，兴趣不大，他却鬼使神差般地买下了三十张认购证，为此赚下了将近五十万元人民币。

中头彩般地赚了大钱之后，第一个浮现在穆求思脑海里的念头，就是出国。那些年里，出国的旋律犹如一支长鸣的警钟时时在他耳边震响。他大部分的大学同学都已遍布海外，从日本、澳大利亚，到美、英、德、法；每念及此，都教他心如火烧。

人到超过三十五岁的时光，本来已经万念俱灰，但这一注财，令他平添了与命运抗争的勇气。于是决定移民加拿大。那时，他对能否做回本行真的不怎么在乎，他被西方世界的光芒照迷了眼睛，觉得能够出国，改行又怎样？为出国就是付点代价也值得。再说，他们腰缠万贯，心里有底。

穆求思怀揣五万美元带着老婆儿子抵加，行李甫放下，美金还没来得及存入银行，第二天就冒着漫天大雪，去衣厂应工；三年中在加油站、比萨店都打过工，一年前进了一家制药公司实验室工作，业余则替一家理财公司做以收取佣金为收入的理财顾问。

只是，在加拿大度过了四五年之后，海外生活的光环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才逐渐明白扔掉自己的专业并非一件易事；虽然他们衣食无忧，生活也算稳定，但失落在梦中的医师生涯，仍然成了他心头的一份隐痛。

那天，他也是在地下停车场泊罢车，用智能卡打开通向电梯间的门，劈头看到一张告示，通知本公寓的居民，要选举董事局了，请居民们踊跃参加。

他心里不禁一动。

其实他并不知道公寓董事局是干什么的，而且定睛细看，选举日



期是星期天下午，更使他心生不悦。因为他除了制药公司的工作以外，另打着一份工，便是卖互助基金和保险，赚的是佣金，周末他已经约了几个客人，其中不乏可能谈成买卖的顾客。如果参加这个会，就可能导致几十甚至上百加元的损失。

那日他暂且将此事搁置一边，不过心底里还是稍稍起了一阵涟漪。这些年下来，他对本地西人最深的体会之一，是人家非常注重个人的权利。记得一年前儿子小学毕业，他和妻子兴冲冲带着一架摄像机去参加孩子的毕业典礼，他当时心里颇觉得得意，因为早已发现加拿大人并不如他想象中那般富有，他们将金钱如水一样地泼给大小旅游公司，在硬件如摄像机之类上面，是比不过像他这样的中国人；当他迈入学校礼堂时，心头的感觉简直就是大长中国人民志气的时候到了。

他摆弄着手头的佳能摄像机，心里盘算先扫一遍全景，再开拍特写；岂知刚刚将摄影机提起横扫，他在镜头里立刻看到一张西人老太婆的满腔愤怒的嘴脸，而且非常恼火地向他摆手，叫他马上停板的意思！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将手中的镜头朝边上一晃，不料又看到一张严肃的中年男人面孔，对着他双目圆瞪，不知是警告还是鄙视，反正没有一丝友好的表示。

事后他才想明白，人家不愿被收入他的摄像机内。

一连几天，穆求思开门看到贴在电梯边的通知，总是拿出视而不见的架势，可是心理负担却日益沉重。他终于忍不住向妻子李云艳提起这件事，刚开口他就后悔了，他已经知道妻子的反应会是什么。

果然，妻子怒气冲冲地说道：“你管那么多闲事做啥！你有时间去管吗？”

列克星顿公寓号称三十二层，实际只有二十八层，因为大楼中的四、十三、十四和二十四层都取消了，结果从十二层就直接上到十五层。

考虑买房时穆求思对这种设计有些不解，香港来的房产经纪向他解释：“发展商尊重中国人啊，中国人不喜欢四嘛。”

其实大陆人对四并没有特殊的恶感，不过听说香港人厌憎四，因为广东话当中四和死谐音。

穆求思听了房产经纪的介绍心里很舒畅，虽然知道发展商是看在